

大家小品

半瓶水

叶延滨

满瓶水不响,半瓶水响叮当。这是从小学到的道理,叫做不自满。说也许是这样,但人生会有满瓶水吗?没有!如果说成就是水,那么,满瓶水的成就,世上有吗?功德圆满这四个字,说是有,其实没有。满招损,谦受益。这话有道理。满则溢,从桶沿那最短的一根木板溢出去。大人物敢说大话,开口就说一生功过三七开、四六开。因为事业干得大了,七成也罢,六成也罢,都会彪炳史册。小人物的工作总结全写好话,真的都是硕果,又有几斤几两?

半瓶水如果是人生,那么,凡是在这个世上还有一口气的人,都是半瓶水。从出生到死亡,无论两头从哪头算,都只有半瓶了。小孩子过满月,老人过七十大寿,都是乐观主义地看人生:活一个月开始有活头了!活了七十年了是个老寿星了!如果是悲观主义:哎呀,生命已经支走一个月了!天哪,生活支付了七十年所剩无几了!人生永远都是半瓶水,于是看待半瓶水的方式不同,就有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,就有了悲剧人生和喜剧人生。

看到半瓶水,甲十分悲伤:“怎么办好呢?只剩下半瓶水了。”惶惶不可终日。看到半瓶水,乙十分高兴:“太叫

人开心了,居然还有半瓶水。”高兴得叮当乱响。

天天在城市大马路上坐车的白领,要过有品位的生活,于是花了大把的钱,到深山里去攀登雪山。吃不上,喝不上,命系一线在悬崖上冻个半死,然后总算活着回到城里。“哎呀,能回到大自然多好呀!”他想下一次还要去登山,在饥寒交迫中找到成就感了!

天天在深山里过日子的穷孩子,一生下来父母就让他们刻苦读书,天天翻山越岭,天天风餐露宿,终于有一天考进了城里的学校。“能在水泥铺的马路走上路了!”他想:“我一定要挣大把的钱,再也不回山里了,还要把爹妈接进城里来!”他活得很充实了。

白领和刚进城的穷小子,住在一幢楼里,白领住在顶层,小青年租住在地下室。白领看着天天从地下钻出来的小青年,怜悯之情油然而生:“多可怜的孩子!”小青年看见白领,喜悦之情溢出胸怀:“我是和白领住在一幢楼了!”假如这幢楼是个大瓶子,他们都看到半瓶水的人生。

如果是瓶中的水,现实是瓶子,那么,水的悲观主义来自对现实的不满:“水的天性是自由!我是小溪,我是

江湖,我是大海。哎哎,就是这可恨的杯子,束缚了我的天性,多不自在啊,如果不是这杯子,我的生活多么丰富而浪漫!唉……”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抱怨,我们觉得命运的瓶颈太无情了。

如果是盛水的瓶子,也会发现自己是木大材小用了:“为什么偏偏是我来盛这无色无味的水呢?别的瓶子里盛的是美味的果汁,是醇香的酒,是甜的蜂蜜,是浓的乳液……什么叫命?这就是命,一杯清水相伴。”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诉说,我们觉得瓶子的确无奈。只有当一个事件发生,一只手无

意地改变了这个格局:盛水的瓶子从桌上滑落,摔碎在地上。没有了瓶子的水,很快变成一团污渍,消失了。没有了水的瓶子,带着皱纹,被放进了垃圾箱。

“我曾经有过半瓶清亮的水,那时,我肌肤光滑而没有一丝伤痕……”破瓶子说着半瓶水的老故事,就像祥林嫂诉说着当年。这种故事有淡淡的忧郁,总是很动人,如同半本张爱玲。

半瓶水竟是如此丰富多彩,如人生,如命运,如絮絮叨叨的文学;若是满满的一瓶水,若是空空的空瓶子,我们只会无语可说了。



千羊车(油画)

康斯泰

已故著名文学家、戏剧家、文艺界的老领导夏衍,在《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》中曾说到,他在常识问题上吃过两次亏。“有一次吴晗、翦伯赞在谈明朝朱元璋的故事,我插了一句嘴,大概讲了一句外行话,被吴晗痛损了几句,说:‘你正当文化部长呢,这一点都不懂!’当时我觉得一方面惭愧,一方面发奋用功:每天抽

商都轶闻

夏衍的两次“发奋”

陈鲁民

出一个钟头念《二十四史》,看《资治通鉴》。”

“还有一次是我在审查一个出国的京剧时,大概又讲了一句外行话,当时大家没有反应,出来时候,马彦祥就跟我讲:‘你老兄,对京剧完全是外行,不要乱讲好不好?’又说:‘你乱讲一气,下面不好办。’从此以后,我又发奋图强,到旧书店把能买得到的关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书都弄来,拼命地看,向老艺人请教。现在能够懂一点了,后来我也变成京剧爱好者了。”

平心而论,夏衍的学问已够大了,但他毕竟不是全才,在某些方面还是外行,特别是作为文化部的领导,他应该尽可能地熟悉各种文化,这才具有发言权。虽然在那个外行领导内行很时髦的年代,他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,所以在吴晗、马彦祥的两次“痛损”之前,他还没有这种紧迫感。正是由于这两次“痛损”,激励夏衍两次发奋,使他成了两个方面的专家或亚专家。

当然,这也与夏衍自己的平易近人作风有关,他虚怀若谷,从善如流,大家就敢说话,甚至敢批评,敢纠正他的错误,他也并无怨恨在心,寻机会给人小鞋穿。反之,如果你一天到晚板着脸,高高

在上,脱离群众,官架子十足,人家绝不敢去“损”你,听了你说外行话,也不敢去纠正,只有私下议论,在背后偷偷嘲笑,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,不知道人家在下面怎么看你的笑话呢。我单位从前有一个领导,文化水平差点,又不爱学习,改革开放初期,老把深圳念成深川,但因为其作风霸道,谁也不敢帮他纠正,这个错字一直让他念到

退休,成了大家的笑柄。

就是现在,虽然干部在搞知识化、专业化,文凭越来越高,但毕竟社会进步更快,新事物出现更多,不虚心学习,就会落后,就会无知,就会出洋相,闹笑话,轻则影响威信,重则影响工作。有个县委书记到农村去讲话,教育学生要安心学农,说现在世界上纳米很时髦,营养丰富,你们要是种出纳米来,那也是前途无量。下边哄堂大笑,书记还以为自己讲得很精彩。书记走后,大家把他叫“纳米书记”。也不知像这样说外行话,办外行事,赔笑大方的领导,还有多少,真需要有人出来“痛损”一下,让其知耻而后勇,一边惭愧,一边发奋。

陈水扁曾闹了个大笑话,他在褒扬义工对台湾的贡献极大时说,真是“罄竹难书”啊!台上台下不知有多少人笑痛了肚子,可台湾“教育部长”杜正胜却要陈水扁涂脂抹粉,坚称这四个字用得没错,因为“罄竹难书”翻成白话文就是“用尽所有的纸也写不完”(《文汇报》2006年6月26日)。这让人更是感慨万千:敢直言痛损的吴晗不常有,善听逆耳之言的夏衍更罕见,高山流水要成千秋美谈,俞伯牙与钟子期两个主角缺一不可啊!

王彰自持的御史王彰

李济通

京汉、陇海铁路未修建以前,在郑州小西门外西北方二里许处,曾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王氏墓地。其中有一大墓,前立巨碑数通,侧置翁仲、石马、石羊等诸多石像,周围古柏参天,这就是当年郑邑赫赫有名的“王都堂坟”。晚清郑州知州王莲蓬《王都堂墓》一诗中:“古管城西王家墓,前明都堂埋骨处”,指的就是该地。

王彰(1366-1427),字文昭,郑州人。他自幼聪颖好学,博学多才,因精读诗书,而于洪武二十年,中乡试丁卯科举人,后授博士,累官吏部给事中,礼部侍郎,户部郎中,右都御史等职。他官至右都御史,

民,效果显著,受到朝廷的褒扬。后来,黄河决口,他奉旨巡抚开封;江浙地区遭灾,他又授命巡抚南京,所到之处,以身作则,雷厉风行,严惩贪官庸吏,安抚黎民百姓,政绩斐然,为人称颂。宣德年间,他再次奉诏巡察山海关、居庸关等险关要隘,不仅巩固了边防,也使一些擅离职守、作威作福的将官受到处理,一时人心大快。不久,他因劳累成疾死于任上,终年61岁。对于他的死,上至京城,下至庶人,无不为之惋惜。

史籍对王彰的评价是:“严介自持,请托皆绝,然用法过刻。”意思是说他敢于坚持原则,勇于抵制说情等不正之风,执法过于严格。虽有批评的味道,但从中不难看出,他严于律己、敢于执法、不徇私情的高尚品格。而这一点,也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效法之处啊!

是海拔855米的二郎寨(天堂寨)。原郑大历史系教授荆三林在《浮戏山丛考》一书中,对二郎寨做了详尽阐述。为什么此山寨既叫二郎寨,又叫天堂寨呢?

相传,在很早以前这座山不是现在这个形状的。那时候此山且高又圆,山里边存放着玉皇大帝的宝藏,所以叫天堂山。在王母娘娘举行蟠桃大会时,要用夜明珠助兴,就派天将二郎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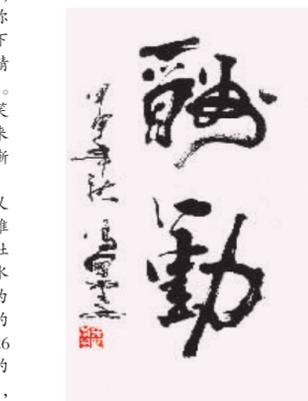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《东方游记》

传英

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,这本《东方游记》不如称《西方游记》,因为书里涉及的国家是东欧、巴尔干的国家以及土耳其、希腊、意大利。然而作者系法国建筑师,相对于法国而言,这些国家便是东方了。所以,不能按通常的习惯阅读本书,得时时提醒自己,这是法国人的东方。

作者勒·柯布西耶是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大师,因此,他的文字更多地传递出建筑方面的感觉。譬如形容多瑙河沿岸“一些由层积岩构成的山冈突然拔地而起,封住了与多瑙河形成90度直角的高地”,说帕特农神庙“在挑出板圆锥饰的铆钉下面,三角槽排档和排档间隔毫无装饰,膨胀了许



天道酬勤(书法)

冯国堂

春日十来歌

宋子牛

九尽春回河冻开,柳絮飞逐香雪海。人面桃花群童闹,画绕高低荡去来。茶藤簇簇户常开,蜂蝶花影共徘徊。青艾荆条剥将去,净上好栽菩提来。独领风骚群群舞,芳心已尽屏屏忘。暗托明月报春来,榴花灼灼烂漫开。绿肥红瘦朱颜改,柳絮无缘春试马。愧上约台赋诗来,通衢大道贯郭开。古韵新声任安排,撩人春色何须多,袅袅东方紫气来。

前去天堂山取宝。由于二郎神走得慌忙,忘了讨要开启山门的秘诀咒语。正在愁眉不展无计可施时,天上传来催宝之声,情急之下,二郎神手起斧落,把天堂山一劈两半,取走了夜明珠,却遗失了其余宝物。玉帝大怒,即把二郎神逐出天官,降到空荡荡的天堂山二郎神

之中。因此,浮戏山人为感激二郎神,不但将此山改名叫二郎山,还在山下建起了二郎庙。北宋末年,胡人入关,为保宋家王朝建在浮戏山中的陵园墓地(宋陵),就在各个紧要关隘山头筑起了寨墙栅卡,建成了军事防御基地。二郎山,山高峰险,易守难攻,同样驻扎了保家护国的军民,留下了东、南、北三道寨墙及城门。因此,人们又把二郎山改叫二郎寨了。

3

一日进了京城,径直去了山西会馆。一向,原来会馆里早就客满了。并且挨着贡院的店都住满了,多是进京赶考的举人。眼看着天色将晚,见前头有家快活林客栈。

门里笑嘻嘻地出来个小二,问道:“哟,三位敢情是住店的吧?”三人答应着,进了客栈。店家忙出来招呼,吩咐小二拿行李。

正说话,见一人沉着脸进来了。店家马上笑脸相迎:“高公子,您回来啦!”唤作高公子的鼻子里唔了声,眼都没抬,低头进去了。

店家望望里头,悄悄儿说:“刚才那位高公子,钱唐人氏,唤作高士奇。他每次进京赶考都住咱店里,都考了四回啦!家里也是没钱的,成天在白云观前摆摊算命,不然这店他也住不下去了。”

陈敬同张洪甚是相投,两人连床夜话,天明方罢。大清早,陈敬梳洗了出来,听得一人高声读书,便上前打招呼:“敢问学兄尊姓大名。”

那人放下书本,谦恭道:“在下姓李,单名一个谨字!河南商丘人氏!”

陈敬拱了手,道:“在下陈敬,山西泽州人氏。”

李谨顿时瞪大了眼睛,道:“原来是陈敬敬学兄!您人未进京,名声先到了!先到京城的山西举人说,去年贵地乡试,掉了好些脑袋。都说您为落魄士子仗义执言,从刀口上捡回条性命啊!兄弟佩服!”

三人正说着话,一个包袱哐地扔了过来。原来是店家,他横脸望着李谨喊道:“李公子,没办法,我已仁至义尽了,让您白吃,可能让您白住呀?您都欠我十日的床铺钱了!”

陈敬看不下去,道:“店家,这位李兄的食宿记在我账上吧!”

李谨忙捡了包袱道:“陈兄,这如何使得!我还是另想办法去。”

陈敬拦住李谨,道:“李兄不必客气!只当我借给您吧!”

陈敬约了张洪去拜访几位山西乡贤。原来向书大人在信中介绍了几位在京的山西同乡,嘱咐陈敬进京以后可抽空拜访,有事也好有个照应。两人备了门生帖子,先去了向书大人府上。上门一问,才知道卫大人半个月前回京就被皇上点了春闱,如今已经锁院。卫大人料到陈敬会上门来,早嘱咐家里人盛情相待,却不肯收仪礼。再细细打听,陈敬方知想去拜访的几位乡贤都入了会试,照例也已锁院。只有一位李祖望先生,因

是前明举人,并无官差在身,肯定在家里的。

李祖望家距快活林客栈很近。李家的家人大桂领着两位进屋。绕过篱墙,陈敬抬眼便见正屋门首挂着一方古匾,上书四个大字:世代功勋,竟是明嘉靖皇上御笔。大桂先引两位去客堂坐下,再拿了向书写的信去里面传话。没多时,李老先生拱手出来了,直道失礼。

大桂媳妇田妈上了茶来,李祖望请两位用茶,道:“我也听说了,山西去年科场出了事,陈敬险些儿丢了性命,好在卫大人从中成全。卫大人忠爱爱才,在京的山西读书人都很敬重他。”

陈敬道:“卫大人盛赞您老的学问和德望,嘱我进京一定要来拜望您。”

张洪也道:“还望前辈指点一二。”

李祖望直摇头,笑道:“哪敢啊,老朽了,老朽了。我同卫大人都是崇祯十五年中的举人,祖上原是前朝旧家,世代做官。先父

留下话来,叫后代只管读书,做知书明礼之人,不必做官。入清以后,我就再没有下场子了。唉,都是前朝旧事,不去说它了。”

陈敬甚是惋惜的样子,道:“江山易主,革故鼎新,实乃天道轮回,万物苍生只好顺天安命。恕晚生说句冲撞的话,前辈您隐身陋巷,朝廷

便少了位贤臣啊!”

李祖望听了并不觉得冒犯,倒是哈哈大笑道:“老夫指望您二位飞黄腾达,造福苍生。我嘛还是做个前朝逸民算了。”

4

这日闲着无事,陈敬、张洪、李谨三人找了家茶馆聊天。

忽听身后凑过一人,轻声问道:“三位,想必是进京赶考的?”

回头一看,是位麻脸汉子。张洪说:“又是什么?”

麻子说:“我这里有几件宝物,定能助三位高中状元。”

陈敬笑道:“你这话分明有假,状元只有一个,怎么能保我三人都中呢?”

李祖望了那人,说:“无非是《大题目文库》、《小题目文库》、《文科大成》、《串珠书》之类。”

麻子望了李谨,道:“嗨,这位有位见识!想必是科场老手了吧?”

连载

最大的静心安。那晚,我昏昏迷迷地跟他发生了性关系。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我清醒了很多,我知道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,他连小学毕业都没有,不可能跟他再接触下去,便拿了1000元送给他,想结束这个不该发生的事情。

没想到他竟很有骨气,扔下钱,说:你以为我是做鸭的吗?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?

就因为这句话,我明明知道跟他没有结果,还是把他收留了下来。他没有文化和特长,找不到工作,我就让他做我的生活助理,我每个月给他2000元。

我们处于半同居状态,他在我面前乖得像小孩,随叫随到,他开始照顾着我的生活。我买了初中的数学和语文课本,辅导他学习。

这样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了半年多,我一直分不清他的感情属于哪一种,如果说是爱情,我确实爱不起来;说是友情,我们又时不时地有那种关系;说是雇佣关系,我们早已超越主雇关系。

本以为他会永远服服帖帖地跟着我,没想到,昨天他却突然义无反顾地说要离开我,要回老家。他说跟我在一起是一种恐惧感,压抑得非常难受,离开我是一种解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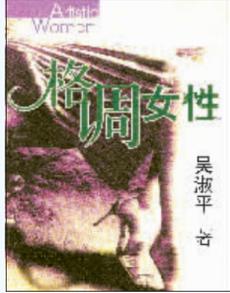
长期以来,我除了他,没有交过别的男人。他一走,尽管我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爱情,但就跟我那条狗死了一样,我非常痛苦,非常牵挂,我很希望他彻底离开我,但又很幻想他突然会回到我身边。

情感透视与分析

钟小蜀是个比较多情的女人,也是个感情很丰富、细腻的人。在她对湖植物园玩,它可能是因为关在家里太久了,一出来,激动得乱奔乱闯,在横岗马路的那一刻,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轧死了,死得很惨,脑袋飞溅得满地都是。

这一夜,我哭成了泪人,非常非常渴望有个人在我身边,渴望有一个肩膀让我依靠。

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认识的一个人,他是个在路边发广告卡片的,是一个售飞机票点雇用的临时员工,因为我跟他订过一张票,那天晚上他从他们的售票点送我回家。我鬼使神差地打电话给他,让他到我在深圳湾的住处来。本来我只是想把心中的苦告诉他,但人在极度寂寞的时候,倾诉虽然能得到安慰,性也许更是一种



吴淑平

郑州地理 二郎寨 马清闲

在荥阳市环翠峪景区正西约6公里处,有一座状似斧劈刀砍、一分为二、只见峭壁、不见土木的高山,这就